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五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陳山琨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五十三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二十三

桑世昌蘭亭考

臨摹

唐太宗於右軍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求訪殆盡蘭亭樂毅尤所寶重令湯普徹等搨賜梁公房玄齡以下八人普徹竊出在外傳之及旻篤入玄宮蘭亭搨本人

間往往有之多非好蹟天禧中相國僧元靄曾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帝署勑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既臻鐫刻尤工

元靄工寫貌善狀人情態至於煎調染寫亦出天性時莫有繼者今太祖太宗御容即其筆也

參政蘇易簡家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蓋名手傳搨也隋智永亦臨寫刻石間以章草雖功用不倫粗

髣髴其勢本亦稀絶

唐陸柬之臨寫蘭亭五詩後有二行云吾所缺日去不復觧此意想足下明必顧之遅遅羲之頓首

司議蘭亭此帖尤麗結裹圓轉趣媚不窮復題司議蘭亭帖一行後有跋云天復二年九月三日盧家阿姑遺其月二十九日夜記年十五

唐陸元方傳伯父柬之善書官太子司議郎太宗時人世所謂歐虞褚陸者昨日觀蘭亭詩固知是柬之書巳

嘗言之矣後題司議益不疑也此世無有請寶之敏求上文王家藏此帖云陸東之書次道能筆法僕信然如帖尾義之字恐是一手臨書爾

仲冬九日雪中過文王陳繹和叔題

郇國公觀　元豐七年二月初七日尚書省題

觀蘭亭五言江右風流蕭然在目筆迹古雅亦在二王然少雜奇嶮豈陸君所摹耶博陵用吉得之盧家阿姑非大姓故家莫能有此也　元豐八年二月十二日眉

陽蘇軾書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轍過泗州嘗觀
陸柬之時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蘭亭用綠
麻紙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有風氣
柬之吳郡人官至太子司議郎虞世南之甥張懷瓘
云少師世南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換羲之之表奏蔡
邕為平子之後身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
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

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想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佳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二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於右軍樾堂　右黄伯思䟦唐人書蘭亭詩後

劉秦妹善臨蘭亭及西安帖奪真亦唐翰林書人並法書苑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絶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右東坡跋官本法帖

蠟本雙鈎之法世皆不傳惟唐翰林院所摹帖中用之此蘭亭蓋當時搨賜侍臣者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又有一時官吏署銜名其詳審如此決不失真矣嘉祐元年正月望莆田蔡襄題唐搨賜本

曲水序世謂之蘭亭嘗觀搨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周越

一本此外無繼者晚於王公和處得石本絶有意思先
臨一本為馮當世持去吾眼目益昏不可多得也嘉祐
癸卯五月二十八日臨本與諫奴題搨本
按此本前有書縫人名三异句章令滿騫僧後有批云乾符元
年三月延資庫使内侍省都知臣裴綰承詔出晉王羲
之蘭亭宣示仍摸蠟本以賜在讌人各一紙翰林待詔
王慎言點檢入内内侍省茶樂待詔臣鄧元批上局
官檢校金紫光禄大夫兼右散騎常侍兼管勾文字臣

爰源宣行翰林待詔臣元欽等上

自乾符至各一紙行草與都待詔各銜字畫大小一

同當時筆也但此本雖有一骨力而殊失體製豈一

時亟於分賜然亦不應如許踈也昔周越謂搨本人

閒往往有之多非好蹟蓋此類也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

轅下者不知輪扁斵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惟顏魯

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　右山谷題范氏摹本

王右軍禊事詩序為古今行正之祖當時逸少自珍此書故作或肥或瘦不同要其書法異爾今之書或喜肥疾瘦殆不知而作也予近於今之李翹叟家得硬黄臨文賦一卷筆意清潤是歐虞褚陸輩臨右軍書使善工者入石可與蘭亭並行但世人未深知爾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庚午荆江亭書是日江水漲數尺　右山谷跋

周絲遂本

蘭亭叙草右軍平生得意書也云云

右山谷語見前山谷題跋

蘇耆家蘭亭三本云云

右米元章跋見前米襄陽志林

本朝叅知政事蘇易簡所藏丙寅歲得於集賢閣老孫祕閣子美子志東志東好事與予家通書畫上著邳公之後蘇氏字印易簡被太宗遇使第諸國簿收書畫為三等賜予甚多公卿之家無出其右此其尤著名者紹聖中重装翰林蔡元長既跋印以今翰林印副車王晉

卿剪下元長所跋著他書軸乃見還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漣漪瑞墨堂題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云云

右三米蘭亭跋見前襄陽志林

盱眙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父為令祖皆為郎家世傳此唐模刻本蘭亭余與二子模視五日善工十日刻世謂三米蘭亭出於世也杜欲百本而以此見歸乃好事欲廣其真爾壬午五月西山寶晉齋手裝是歲既得上皇

山洞天一品石甘露降林木竹石歳也
汪氏所藏三米本有跋云泗南山杜器之祖收唐刻本
蘭亭叙以家藏蘇易簡中令所收貞觀模賜王公本一
同建中靖國元年淮山樓以杜本刻以貽有識米芾樂
毅論正書第一此固行書第一定本懷仁模思差拙此
本轉搨精彩殆王承規模也米尹仁書
此書在世八百年定本傳世四百年而亡後世之傳
實在此本米尹知記二尹後改作友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王文惠孫居高郵收遂良黄絹上臨蘭亭許以五十千質之余方襄大事為沈存中借去拊髀驚曰書不復歸矣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因不復言數日王君携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質其行亦不復取

泗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祖兩世為郎父為令家傳唐模

印本與購於蘇易簡家貞觀名手雙鉤本微有出入吾行年六十閲書一世未之見也父子三人遂字𢒔於第一軒命工十日刻成世謂三米蘭亭此其祖也丹陽郡甘露降吾家西山書院梧桐之歲崇寧壬午五月十七日寶晉齋致爽手製襄陽米芾元章秘玩御府帖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軍王羲之之蘭亭宴集序云云

右米襄陽跋見前寶晉英光集

遂良摹本逸少神寓之跡也唐文皇帝甘心學之賛曰煙飛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邪而反直頗為能狀之此永和九年書也十二年為山陰道士寫黄庭經又作意移入楷法故於點曳裁成之妙亦為正書之冠唐之學者心慕手追輔成已能流而為歐虞褚薛故後人但見定武石刻為工今遇此本方真元乃褚河南親摹以傳頓覺定本尚類唐臨去此絶遠何則柔閑蕭散而神韻獨高華巧天就如運斤成風而中桑林之舞

乃知絕妙千古者不在點畫畛畦間而風流天韻非力學所可到捨此本疇能見之紹聖丙子李公麟伯時書

貞觀中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云云

右姑溪李之儀跋薛氏本見前姑溪題跋

唐粉蠟紙雙鉤橅蘭亭燕集叙本在蘇澈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真蹟一等此馮承素輩搨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者購於蜀僧元靄芾與澈友善每過從必

一出遂親為背飾又蘭亭模本正議大夫章惇跋蘇轍云此與吾家所收同寶章待訪錄

唐太宗得蘭亭命馮承素諸葛貞之流雙鉤模賜左右大臣昨見一本於蘇國老家後有褚遂良檢校字世傳石刻諸好事家極多悉以定本為冠此蓋是也友仁書

一本墨蹟後題賜元嘉異僧攉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右跋有四一云太宗所賜韓王搨本蘭亭禊序當時詔搨書人趙模韓道政等各搨數本皆有少異至有筆法

全不類者唯其間一本無異真蹟迺勑侍臣所臨摹諸
王之賢者賜之其珍秘如此觀此筆力遒勁非搨書人
可到以韓王之文藝超絶出一時名流之右圖書珍玩
甲於天下若非褚魏陶虞所書亦必不賜予之也真蹟
人間不復見此為最善本謹當什襲藏之耳開元丁巳
朝議郎守秘書監兼校定四部圖書臣崔液恭題其二
云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
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

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傖拘顏真卿得其觔而失於麤鹵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為訓所以夐高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觀脩禊序為張泊評此其三曰江南後主書故吏鉉識其四云右唐文皇賜本蘭亭先光祿秘藏于今逾百歲矣本得之薛氏書府紹興庚申七夕重加裝褫頡

川史應物純夫題已上係四明李元泊少裴所藏墨蹟蘭亭跋　唐文皇賜韓王有崔潤甫之題為可攷若李重光撥鐙書斷然無能效之者朱徐開皇之記則已見少裴之辯開元貞觀未遠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書以為最善本辨才之本既殉昭陵今世以定武本為第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應在墨蹟之下則知此本信為冠絶蓋希代之寶也然考之新舊唐史崔湜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滌明皇用為秘書監出

入禁中後賜名澄如此則液為湜之親弟而為秘書監者滌也又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次子擢之子液吏部員外郎第四子挹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滌秘書監如此則液為湜之從弟又不為秘書監傳之與表已自不同而液之親筆乃爾以是知作史與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以副少裴好古之意（樓鑰跋李氏所藏墨蹟）

署名其上又有開皇之號以為梁隋以來歷代所寶藏在秘府以賜元嘉為文皇親筆三字

崔秘監别用白綾小幅書其所跋後主與張洎評書於清輝閣觀修禊序用撥鐙法徐鉉被命得以故吏職名於其後且引金坡遺事謂翰苑所藏江南圖畫五十軸至景德中止存雨村牧牛圖等三軸此軸當於是時散落人間故史䧺物謂其家藏已百餘歳初蓋得於薛氏自是一傳而歸奉使高公直閣家六十餘載再傳而歸一權貴之室三傳而歸少裴凡此皆所當記若崔秘監出處史氏失於考究則已見攻媿樓公之跋世昌書

臨川寓居勾幼安之父酷好石刻嘗橅一本云寶應寺乃顔魯公故宅殿後有謝靈運翻經臺臺頹毀於基土中得蘭亭石刻一段勾公得而寶藏之魯公臨摹蓋有自矣樵隱夜話

司業汪氏所藏唐人臨本有四其一絹素本蘇易簡璠字韻詩真蹟繫銜其後云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某於玉堂北軒題繼而跋者皆一時聞人京兆章惇觀洛陽富弼觀嘉祐丁酉仲夏晦日正甫過訪東齋因

得請觀丹陽邵亢興宗題范純禮彞叟觀持國王汝至和元年七月十一日賜書閣下同觀近有以唐人臨寫一軸相高下如魯衛也公擇書李尚書也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攷之當在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殆一百九年　翰林學士周必大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唐文皇既得脩禊叙命趙模諸葛貞輩臨寫當時在廷之臣競相傳模故流傳於世者皆可寶蘇中令自言家有五本今不知此是第幾本也梁溪尤袤

蘇富韓范諸鉅公題跋所謂羣賢畢至者政豈能望此帖後人物萬一耶淳熙壬寅正月

第一本叙第一行下有墨妙精神印又叙後蘇題字前合縫有國老印

司業汪逵家藏禊帖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是轉模失真爾此本良是定武古本但定武世以斷損帶流右天四字為真而此獨完好然精彩乃與唐人鈎摹本不異殆是定武以前未斷損者耶乾道壬辰中秋日錫

山尤衮跋

右蘭亭從毛雍王唐人所臨本上雙鈎摹寫亡兄無悔昔與雍王相遇於汝州教授陳和夫官舍大熱揮汗自旦至暮極其精思較他本為勝敦儒後三十年見雍王之壻黃君再見此本跋尾皆是而蘭亭舊物非吳覽之慨然壬戌八月會稽紹興丙寅十月晦日會稽憲司見張季章所得李文定家二本馮達道所得東都晁美叔家四本并余家所收石本摹本共十本較之亦各有長

短要是皆失真遠矣遐想昭陵埋没至寳使人慨歎世閒幻那得不變滅耶

第二本係朱無悔摹唐人本

余舊所得蘭亭數本皆不及定本然猶意定刻斲削無優游之意此本以為過定本遠甚因病欲寫之未能也元豐五年七月十三日无咎記坐中師道希孝無斁徽之時過甘陵元豐五年八月十五日番陽劉定觀余家收蘭亭石本天下奇物有模本一紙亦類此京馮宣徽也

題癸亥六月旦子淵熙寧初提舉京東常平時歐陽公守青嘗出蘭亭石刻四本相視唯定刻最佳模者始見此本於北京元豐六月十九日王子淵題

右蘭亭洛陽楊景範所藏楊君多法書米元章最愛之與其子徽之相繼死其妻李西臺孫子丘媍也故得此書馮當世晁无咎諸公有跋尾妙處頗勝石本朱希真記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乙夜展閱時借得石本六并余家摹二石參較各有所長要之失真遠矣貽陵埋

没可勝歎耶時雨雪寒甚書於官舍和樂堂希真六十六已為請宫祠計欲歸老浙江

第三本

第四本無跋語前有蘇氏朱印第一行下有墨妙筆精印中間合縫有許國後裔謂蘇許公又蘇氏印又内殿秘書之印末有向子固印又紹興二字御寶

蘭亭為王晉卿家物背有涯字小印是唐王涯多蓄古圖書遭難失散所見殆是耶戴溪

范文度摹本石刻有諸名人跋云右軍蘭亭最者今世上有榻本秘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樵傚葢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二十六日莆陽蔡襄　旃蒙單閼厲陬壬戌晦涑水司馬光公實觀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公著觀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太原王珪史院題范君隱德不耀以藝文稱於西州舊矣檻中得蘭亭摹本雖歲久而筆畫如新體法秀整誠世學之家子孫寶之不墜也熙寧初元正月四日觀臨

洺宋敏求清源呂夏卿襄國陳薦河南陳繹熙寧辛亥
九月一日寛夫題　世傳蘭亭諸本惟定州石刻最善
近聞此石已取入禁中不可復得則此本尤當貴重也
蘇軾題轍同觀
右按此石刻本前有云上巳日蘭亭曲水序晉右將軍
王羲之文并書古本注崇山二字因者乎三字正文三
百二十四字元無題目名銜今加之代郡范文度書歐
公為范作三跋其二見前其一云書雖列於六藝蔡君

誤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為誤矣滁山醉翁
題（此刻無之）温公嘗字公實乃見於此云
此帖見藏新安汪書家帖後隋所錄附見下方尤袤
丘宻王蘭章良能王黃疇若婁機並有曾覿題字
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吕公著觀絳覽范文度書真本體
法勁秀想見其人欽歎愛玩不能自止元豐壬戌歲仲
冬二十日頴川韓絳子華題蘭亭品佳而後題小字勁
秀可愛信古今之不乏人也維持國後三日題非知書

者一觀闕二字范闕一字之書唯有歎服自失耳元豐己丑歲頴昌許公堂題

右得之余襄亦為范文度臨本著語者其六跋已見前列此段則無之所謂寛夫者文潞公也用劔南西川節度使之印絳者韓康公也永者孫曼叔也世昌書秘閣三本唐人所臨其一題云唐人鈎摹蘭亭前後有五老小篆印三建昌李公擇記篆印一平原開國大方印四真定府印一山房所藏蘭亭三於臨榻之間互有

得失政和二年十月三日儀真鑑遠題

東曠家藏三本皆唐人所臨今世所未有然自有優劣此本當為第一大觀元年二月初九日同錢遜叔觀於晁進道廳事虔化孫仲龢文題

評書者以右軍字為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孫志康謂山房所藏自有優劣此本其三友之管寧最恕之偉節歟遜叔唐人書世字必諱此獨否何耶豈隋末唐初善書者所臨耶何其神妙也後三百四十日借觀於無為酒

局直舍之方丈趙不佞張紘晏諶政和丙申六月二十五日同觀

一題云鍾離景伯本鍾離公序翰墨為時所稱亦前輩中潛心不倦未易跋及臨學蘭亭脩禊序古勁有體今已難得好奇博識當知珍藏之也襄陽米友仁元暉獲觀

一題云唐模本太宗嗜右軍帖逮忘寢食此帖傳流本末世說之甚詳彥遠云當時勅虞世南輩各臨十餘本

分賜近屬後來諸公亦各臨書唐世為多今所傳者悉此也觀之大校皆得之一二而體終不變各自成家有足驗者其遺法餘美已足可驚後世區區有所不及者又況昭陵玉匣之蹟哉不然以太宗之明尚附耳求之耶昔年侍先子官江東見吳瑛家褚遂良一本近定武石上柳公權一本憲守李球舊石一本此書皇祐中張侍中耆宅得之舊不著所書姓氏云亦康定閒賜帖其運筆精審圓潤老熟略有虞法云白馬馮維寅評後有

空同子紀方篆印余家藏舊唐賢墨蹟甚多自經兵火散失殆盡此誠予家之舊物也紹聖改元十月晦日鄧襄題

嘗見唐人模蘭亭本於蘇才翁家體若淳重而清麗似不及也元祐丁卯四月馮璣題

張彥遠謂太宗問高宗求蘭亭記其後高宗果以玉匣納諸昭陵若然死者其有知哉熈寧乙卯南郊張舜民

蘭亭體類此者宜近真考之於當時集書者乃可見薛紹彭題洧嘗觀石本蘭亭愛晉賢之筆今又於思中處得見唐人所臨使予無恨矣熙寧八年十一月曝背大河之濵因書乃二十七日也

孫鰲抃才父元祐丁卯四月十二日觀於上黨驛舍後有劉氏書畫楚孫秀印二方印

洙獲觀汝南延雋嘗觀梁國虞王廷老伯敭曽兒號國楊康仲祥嘗閱守文安郡事馮文憲因閱此書於中和

堂之北軒時嘉祐癸卯初伏日題後有文顯一篆印

逸少蘭亭書做之者頗多此本最佳李唐卿題

劉師弘子明閲自逸至閲作篆書

太原文叔觀

華陽李大臨才元題

秦玠閲過丹陽邵元甞觀壬辰二月七日蘭亭無復真

本獨虞世南輩所臨散在天下然奇者蓋鮮獨蘇才翁

家所收為第一而葛藴仲諶所藏一本次之與此本共

為三本無與比者仲諶之本今歸余矣時熙寧二年春

二月四夕謝恍題

蒲津員蜕介山郭維基同觀

狄道李戩河東薛昌朝題

崔復元曾看上下有思中篆印二又有楚孫秀印一方

篆

蘭亭之書逸少之絶筆也得見摹本固可愛重耳會稽

鍾離公序題熙寧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後有楚孫秀印

一方篆印

薛昌樓景修乙卯孟春二十六日觀

蘭亭唐人所臨甚奇會稽錢穆觀

介觀甲寅六月二十九日

熙寧丙辰歲四月番陽劉定觀

熙寧丙辰十月上旬杜陵崔弁觀後有楚孫秀印一方

印

右軍真本葬昭陵唐末之亂為温韜所發所藏書畫皆

取其裝軸金石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流
落於人間此本乃唐諸家所臨今亦罕得見也丁丑中
秋榮老堂跋
開封樊伯達君錫彥和伯充大年永年應之漢輔深道
崇寧元年閏六月四日廣慈觀
唐代能書者往往得晉人筆法於此可見矣紹興壬子
夏四月二十九日魏侑記
近見唐人模本於曹忠靖家跋云唐模本家藏久矣因

重装背延隽唐摹本蘭亭世所無有當寶之敏求題

王安上觀斯言信然

禊事文所收石本模本至七軸末始有同者然求其意可見其真嘗於王仲儀家見一本亦云出於周氏其點畫微細瘦不若此書有精神也襄題

熙寧戊申吳中復嘗覧陟觀

頴川孫永丹陽邵亢觀

蘭亭本最多此本誠佳庚午九月二十六日蔣之奇

蘭亭摹本似此者幾希矣仲求題

芾薛師雄南譙秦玠觀乙酉閏四月望日題

舊見蘭亭書鋒鋩者與所傳石本不類世多疑之嘗以唐人集右軍書校之則出鋒宜為近真蓋石本漫滅不類其初也辛未五月旦日薛紹書曾孫復嘗以一本遺世昌故詳及其跋云

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恨不見所跋唐搨賜蘭亭本可稽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輿見之愕然曰吾家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遺余析而復會其有數耶紹輿辛亥余

守會稽刻之郡齋重陽前二日括蒼王信

黄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别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影而摹之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筆訣云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掣失其舊跡須横摹之泛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蹟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四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二十四

桑世昌蘭亭考

審定上

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云云

右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見前

真本已入昭陵云云

右東坡題蘭亭記見前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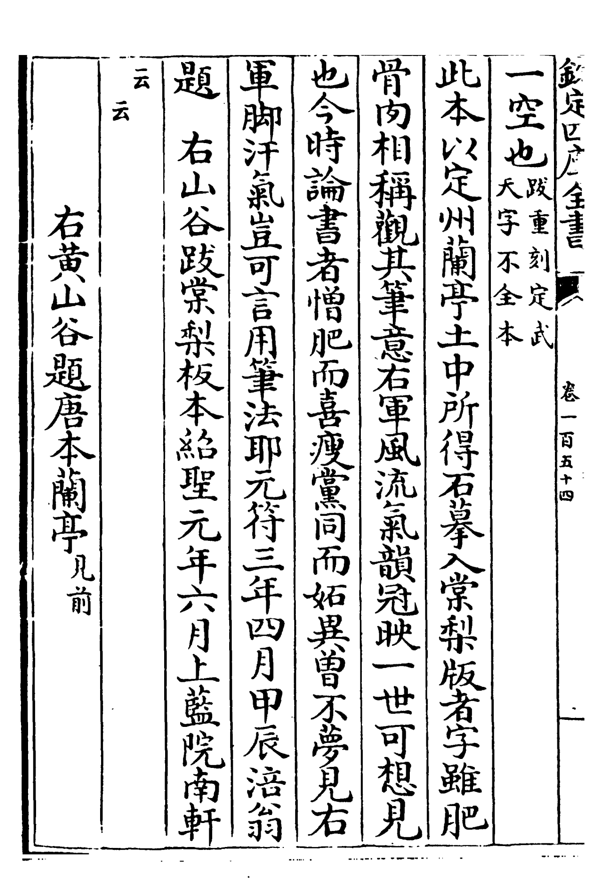
右東坡書摹本蘭亭後見前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最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序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本

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蹟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右黄山谷為張熙載書

此蘭亭詩叙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著墨瀋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古人用筆倒起兒輩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輙與之今家書中幾



一空也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版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涪翁題　右山谷跋棠梨板本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云云

右黃山谷題唐本蘭亭見前

褚庭誨所臨極肥云云

右山谷書王右軍草後見前

宗室叔盎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云云

右襄陽志林見前

右米氏秘玩天下法書第一云云

右寶晉英光集語見前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至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右襄陽志林論蘇耆家蘭亭中語見前

褚遂良所臨黄素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係僧權書縫也

蘭亭叙第二本為古今冠與余所獲蘇中令家貞觀名手模無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比得謝安帖李公炤家者作一賛發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亭絲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本矣希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願留心書畫以了殘年餘事徒敝精神如何如何芾

惶恐

蘭亭脩禊前叙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序唐僧懷仁素麻牋所書共成一軸永嘉太守待制程公見賞歎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迴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本何啻九牛毛耶懷仁

說

唐書僧號能集右軍書者首尾映帶誠為尤物錢塘吳

右蘭亭石刻得於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衍仲章父安惠公起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政立朝不阿為丁所忌仲章與臨川王荆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越皆著書名大觀己丑先子守新安衍為幕官安惠公所藏妙墨秘玩尚多存者盖仲章能以翰墨世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雖兵火艱難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曽

伋彦思題

紹聖癸酉七月五日大父正國調京師謁徐神翁至寶籙宮前逢道人持一瓢一軸求售乃蘭亭序也後有貞觀小印歐陽文忠公孫文懿公抃趙康靖公槩胡文恭公宿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眞贋之辨歷歷有據以一褐酬之携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歎且跋其後建炎南度莫知存在桑氏筆記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凡好蹟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又自誓墓後益自珍不復為

人書則蘭亭為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得閼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也葛立方題洪慶善本

司業汪逵家藏禊序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次有一跋云此本金石之秘寶也宜什襲藏之紹興丙辰季夏十有一日觀於資善堂武陽朱震書　曲水序自薛氏易古石刻亂真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資善觀冲侍讀范公又續瑾印章印跋尾合縫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叙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等搨本以賜羣臣故傳於世數本歐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最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軍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為勝其餘用李本

再刻益瘦細矣尤袤江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永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遂以完闕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别未為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

道祖籤題為唐古本乃此本也尤為可寶王厚之淳熙戊戌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為好事者負去如此本固已不易得況太行北嶽入北界中已五十年乎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叙如尤延之着語獨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響榻乃獨縱橫放肆不為法度拘窘猶可想見繭紙故書之超軼絶塵也其後書乾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為疑余按歐陽公集古錄率以石本證史家之誤此獨不可據以為證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葢草槀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後屢作皆不及之詒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為精到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世間皆摹寫者今人多重

定武本問其所分别不過以一二字為證余過定武得
二本一差肥似新刻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
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搨賜侍臣本卷尾三印曰賜
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
謨跋刋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來余
見而喜旣不去手因併書之王信誠之所刻本第十及
十一行内有异字十一十二行内有句章令滿騫字
蘭亭叙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

勝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刋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余得之江南真定武古本方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尤為可貴也澹巖老人書紹興巳未十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刻之真偽皆為後輩所推今不同如此孰能決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既著語矣

盍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秘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桯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為定本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袤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

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於山中慶歷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乃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寜中薛師正為守其子紹彭别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子楚余不熟其為人而其說之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令升跋范元卿郎中本云慶歷中宋景文為定帥有遊子携此石走四方

最後死營妓家伶人孟永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受留之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為帥始携石去其長子留贋本於郡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為驗令升之說如此顧與何君山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軍落筆時真有神助醒後更書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尚何言輙書所聞二說於後期於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揆

紹興初遣中貴衛茂實交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使

人往來中都宫闕尚容觀瞻衛因與同事趙彦恬遍歷其間至一閤壁度上有小匣緻皇御筆題云真定武蘭亭整有十軸遂置其匣袖之以歸使田各藏其一餘皆上之九重世昌嘗見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叙熙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斵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敵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斵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黄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

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氏本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叙真蹟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似尚書之為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索公廚有石鎮冈乃刻牡丹賦於背者道祖别刻石以易之携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氊墨焉故最下近石字冈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都監

楊伯時與薛氏孫為工部郎經同為曹氏壻得薛氏本題清閟堂法書墨本最為近古今亡之閧為其人借去其人者死問其子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遇於臨安得其屋略再見於京口復扣其詳云爾因錄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勛

去年使北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本因書於後永嘉許及之紹興甲寅九月望日

必大與中子兄自少喜收法書云云右益公題跋見
前

南華以副墨為子洛誦為孫余亦謂前賢筆蹟真者當
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
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
余竊傷之昭陵璽紙既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珉又遭兵
燹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於中華
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為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

上損之故摹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因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黙識之豫章京鏜題慶元戊午長至日

蘭亭修禊叙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横生平生所閲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争雄長皆熈寧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帖也呉興施宿題 以上六跋續得於祖武本後

蘭亭葬昭陵真蹟不復出模勒豈無誤拓本徒髣髴能觧此意然後可以語蘭亭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為真妄矣余頃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模刻于寶晉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墨蹟與碑刻高貲厚遺爭相搜訪茍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是尤可笑也翫古主人蔡山父題

陶安世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日正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始買置公帑後為薛紹彭換取至大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宜中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容齋跋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為主無問屈驤觀婦人以美為主無問燕趙書亦然順伯所藏脩禊兩副本皆遒崒精麗凛乎其

生意存不必深辨為定武否也同上跋王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況今日乎書學失其傳久矣楷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迄不知也賛皇李處

全題定武舊本

蘭亭叙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火之餘所有亡幾宣城太守趙公介然閩宗人明遠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真虞永興本也命勒於石元勛不伐趙明遠本

紹興五年三月庚寅

逸少蘭亭叙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圖中舊書實唐刻也元與樂毅論同卷今釐為二宣和元年十二月魯郡守錢伯定遜叔記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成季賞鑒刻參校六七字不同李成季賞鑒刻本附卷末蘭亭舊刻今不知所在傳於士大夫家者凡三本此最為真樂靜堂成季題（李公昭玘漢老伯父）

頃在彭門見醫者田務本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洒不類塵俗中物為題其後（見賛永云）田生以余賞之輙秘其

盡然盡實奇手也適道姓于出蘭亭古帖見伯父舍人公跋其尾謂所見三本此本最真伯父蓄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適道其寶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盃羽化當思僕言致和丁酉五月朔雲龕小隱書此帖本濟北于氏舊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輕以示人意謂于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年余自山陽來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遜叔侍郎出以示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如隔世其間得喪存沒事亦何恨而余亦老矣且知于氏果不能有

也感物化之無常悼歳月之遷流為之增慨十一月三日巨野李邴漢老書𠩄年石刻燔毁殆盡此本獨存疑有神物護持韓駒 丹陽蘇子美家所收褚遂良臨貞觀蘭亭正類錢氏國中舊書與今世間所傳異矣曽軒

蘭亭脩禊叙真蹟陪葬昭陵世所傳摹刻皆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乙丑得之蔡蓮直矢白下溽曳此是王承可 蘇緯觀 黄叔文觀 王安國朱輶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觀於五羊郡齋此本今藏攻媿

齋

審定下

黄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将至旁一僧字為作曾字按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間特闊者蓋接紙處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僧字下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老之将至按晉史逸少傳及書録第十卷皆載此

叙但云不知老之将至並無曽字並可是正
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物朱巽
舊藏蘭亭叙三本治平間蘇黄門自河朔持歸東坡先
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石本其一也又定武
石刻黄太史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貞觀中摹
永禪師石本凡三也中原散亂皆失之渡江來得晉陵
胡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大略相似而此字
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真贋此其最前者視諸本為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本為最襄陽張嵲巨山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為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絶超古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於河南王晉王家黄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蘭亭序髙風勝韻為一代冠太宗褚遂良摹勒賜近臣此本葢有苗裔耶洛陽李處權跋戊午

中秋前三日

已上姚僊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顧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所謂不治將深者耶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叙逸少得意者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定武本為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閲悵然維揚朱惇題於前塘

米南宫謂蘭亭叙為行書第一黄太史謂蘭亭叙摹寫

或失之肥瘦要當心以會其妙處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斵損數字以惑人後以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為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處與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横生非他本可及比斵去本自不

多見況未經薛氏所斵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金見蘭亭敘多矣此特一二見爾尤袤延之題跋王順伯第一本淳熙丙午季夏望日

唐文皇既得脩禊序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禎搨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蹟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頗以字肥而不刓者為定武則與余所見特異楊樫伯時有薛道祖親籤題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

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本無毫髮異其刓缺處正同葢信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賞予之言尤袤跋順伯第二本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云云

右滎芑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題見前蘭亭博議

舊聞辥師正帥定武得脩禊叙石於殺狐林乞墨本者

狎至薛惡敵聲刋別本以授之時已二刻其子紹彭又摹易元本以歸自是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觀順伯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刋本為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佳本求正於順伯

淳熙戊戌二月望日

建安袁說友跋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携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吏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檝換以歸

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閒關兵火中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精神煥發豈有神物護持耶滎芑書滎次新所藏本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曾大父得侍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亭其一也紹興辛巳敵破歷陽書卷俱燼今見滎氏所寶不勝慨歎龔敦頤書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嘉叟處藏蘭亭叙云初寮先生得於天上與此

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爾覃懐李耆俊題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募府從時蘭亭叙石刻留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檄十餘本復十年薛師正分閫遂為其子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渡以來僕家僅存一本深實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觀榮次新所藏略無毫髪之異信可賞也汝陰王明清識乾道己丑暮春庚戌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為婚姻所藏

二百餘本伯文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間分二十本余得其一南渡以來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剝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 淳熙乙亥十月既望

脩禊序唐人所摹最有典型者李學究得此石攜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為帥取而龕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摹刻贋本易取歸洛陽掩其跡而於攜取之石鑱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為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間竟歸天上其始末大

略如此其獨冠於他本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葢其髣髴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為可寶王厚之書慶元丁巳歲下元日

定武蘭亭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弟嗣昌獻於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未逾月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之紹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不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窖藏掘

地土蓋縣此紹興壬子夏覔官脩門與順伯言此世所
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斯碑紙乃越竹豈非淮陽
橅打者歟中元日汝陰王明清題於寓舍芙蓉閣
蘭亭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本但以
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尤袤觀
脩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
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刻或病
其不能皆備衆體故為之解嘲曾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為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真刻為薛氏藏去而以模本刻定武比於吳傅朋處見真定武本畧不與他本相侔此其次也襄潭張嵲巨山書紹興丁卯孟夏十四日平仲必毛平仲此刻今在趙仁仲家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叙樂毅論黄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論臨摹失真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絶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而

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换鵞事附益所為遺教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考蘭亭樂毅論然後知文忠之言為不謬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叙并題跋集中不載真蹟今藏高郵勾氏壽南家䏈子綺摹以入石因書絕句云少游寫就蘭亭叙逸韻英姿殆昔人我祖同為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虛新書誤增一曾字入行間

豈本於東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褉帖顯蘭亭故蹟雖存而褉帖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廣平李洪書慶元庚申仲春旦日　李乂嘗刻一本在安慶府云得於故家

歐陽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本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法度森嚴典型具在真定武舊刻也周紫芝題紹興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

肥瘦勁弱不同而各有所長張顛書楊伯時本慶元己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略無少異

衛涇書慶元己未仲夏七日

硬黄既不可得定帖獲其真者亦希矣清閟堂

山陰馮氏本跋云熙寧二年三月四日時在瓦橋晁端彦美叔題次道書蘇易簡翰林所作一篇元豐元年閏正月晦日謁美叔因書之常山宋敏求元豐七年十月九日夜觀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彦題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為可寶宋所書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士汪逵季路家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㮤伯時所藏薛道祖親題正同以為唐古本云尤袤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長懷惘惘得覩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者奇絕不敢奪愛欲求第二者一本不審可否敦儒再拜達道機宜朝奉親友

達道嘗任宗丞知復州諱至游傳其子鋼字仲衮今

在其孫詢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州𧷤本

畧以十數亦有好處然余輙能辨之黄庭堅　周翰嘗

觀

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人山谷跋乃少

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文及甫之字今此本歸

檢正黄犖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

汶陽閻孝忠貧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濟聽琴

畢覧蘭亭華陽王留之乙酉一月二十八日此石今遂歸長安薛氏世所有者模榻而已葛次顔題

第二本姜跋云紹聖三年六月一日因得秦璽改元元符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近刻猶在

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法與損缺處校之只一石爾唯肥瘦不同流俗不識妙處但以其無皴剥古意豈能辨前代所摹石未漫滅時本哉單

丙文書於漢江舟中　第三本紹興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紹興中有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後尚方取去百本酬以僧牒時有堂後官髙良臣及臺吏盧宗邁皆得之髙盧死出以轉售故吾得之皆熙豐以前舊拓本五字不損紙墨如新未經裝者末後向有一空行故存之亦驗定刻之一助　第四本嘉定二年長至日

永和之刻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為是正義之

蘭亭記自永嘉亂亡其石癸卯歲僕遊定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一二而已因授於尚書王公使勒於瑯琊之石以大觀者馬守永陽郡杜符卿題

甲辰秋重陽日

近見馮達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留觀百餘日乃歸之今又得觀孟逵本清瘦勁拔亦其流亞也陸游務觀

嘉泰二年重午日

脩禊序乃留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況今

日乎臨川王厚之跋高續古本

蘭亭以〻起草本為第一先公嘗言云末後空一行者是初得邵氏刻本有勳字圓印在空中又於姜堯章處見一本亦然司馬遵

康惟章官定武與宇文粹中田元邈劉無言蘇叔黨論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於點畫相去毫釐以為優劣此非具眼不能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非不佳顧皆在二刻後爾惟章次子名復用此說跋高氏所藏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褚河南靈寶經變相小楷秘閣開皇右軍諸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藏蘭亭舊本歲久斷爛僅可標軸而意韻態度邈焉高古如晉宋閒人物風流超逸後人皆不可及此本紙墨俱新而筆法備具精神氣骨有跳天臥閣之雄觀之可喜可愕及與舊本並觀之則品格標韻似覺少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

龍乘雲氣而上天云云

右陸放翁跋毛仲益蘭亭 見前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答殿榜之請辭意峻甚豈知世間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王書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繭紙真蹟字字而講之筆筆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余不信有如大江陸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四本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宮所藏以唐本為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有常哉存夫人而已

李兼蘭注
輯錄小叙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為右云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鍼流浴之膏盲罕豐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云云

右晦翁題蘭亭叙見前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禊序蓋國風兎爰之倫千載而下廼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為慨然陳傳良跋

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叙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别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為根據觀其與殷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玄學方盛誰不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為感慨死生為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

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尚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為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而與玄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陳謙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澹巖老人者故右丞張澂也見審定門距今五六十年矣及郭由中乙丑米元暉丙寅歲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書姑信其遠者則此帖貴矣葉適跋游帖

脩禊叙是右軍得意處當落筆時自有神助醒後更寫

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求哉山谷晚得定武本已僅能髣髴存筆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商確真贋大似逐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於心會其妙處爾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羅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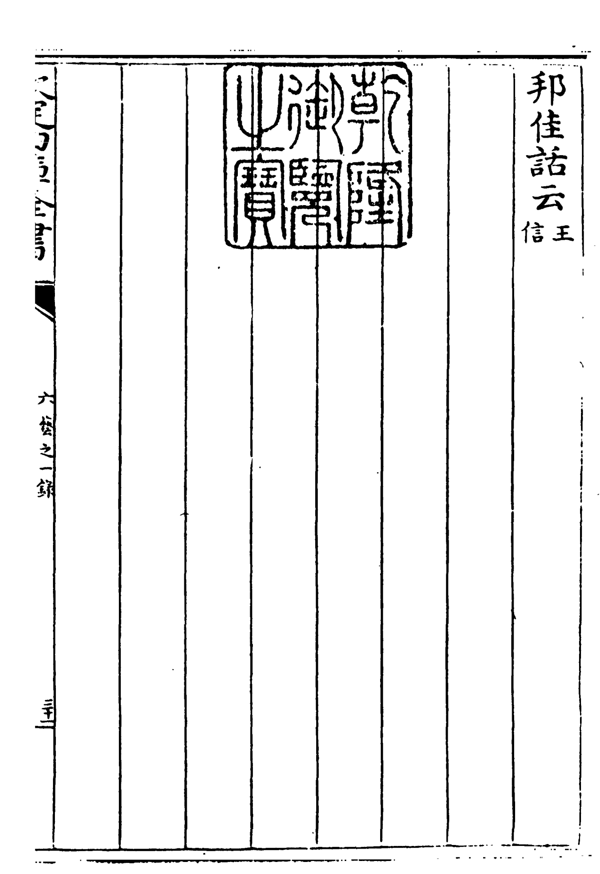
岐簡獻王得藁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為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禊叙樂毅論又王所愛玩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游嘗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東都侯慣書家不能盡見奇蹟迺諏良工

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書其後　陸游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會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搨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輿過余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却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一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而為二今茲復會其適然耶其默有數耶紹興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刋之郡齋為此

邦佳詁云

王信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陳山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五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二十五

桑世昌蘭亭考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蓋譎以出之輙嘆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

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猶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小年喜官爵遲暮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

亭事小於欺也於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矣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冬至五日東皐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謂絲竹管絃亦重複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承漢書

誤是也（山樵夜話）

張彦遠法書要録所載何延之蘭亭記叙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辨才太宗至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説辨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叙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僧智果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辨才得馬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

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年搨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焉劉餗父子世為史官以討論為已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辨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尪殘老僧敢靳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

字葢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為真本故署僧字以别之或以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 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滕章敏公元發甞為先子言帥定武日聞之故老慶歴中宋景文為帥有士子携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永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幾四十年矣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帥携去子紹彭别橅贋本在郡然

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昌始內之御府南渡之後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汝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却無或云以下語姑備録云 世昌

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

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觀碧天際俯瞰綠水濵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弟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辭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脩永和故事嘗有詩見詠贊門蓋為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方

晉右將軍書為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脩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叙真刻真蹟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橅搨所傳承平日惟定本號稱第一尚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

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禇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斷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柄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髙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禇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禇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雅意不然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詁有言樂毅黄庭但得成篇足為國寶况此叙為絶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録鄱侯三萬奚以為多雍衰髦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陵夷廼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仲秋日河南郭雍書

雍峽州人號冲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叙其辭翰為世所實然議者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選文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

或者以為不然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余因讀楚辭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絲竹管絃之樂語衍而複茲皆逸少之累歟王得臣麈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册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輙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叙不入選蓋為不合有絲竹管絃之語絲竹即管絃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

不答容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朗氣清故可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叙耶安可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註云王羲之臨河叙則是叙亦名臨河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為賢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

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隂陳迹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徐彦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斫繪圖余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觧書蘭亭叙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温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巖壑之趣爾永思堂書

山谷題右軍斫繪圖後

謝安人物為江左第一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可謂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温

何足道哉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聞而喜甚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逸少如鴟鳶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恠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東坡跋斫繪圖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後山談叢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虞世恬之子太尉云先公墓志

頃刻得筆不便麤細相間如蘭亭披之花雲滿目乃非吏人書也此亦可以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山樵夜話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敘中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中王元長曲水詩敘遺曲水敘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義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晁氏

寶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書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

蘭亭絲竹管絃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為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敘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郗嘉賓喜人以己比符堅殆同此病陳公庾居洛為禊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敘者謂禮義無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庾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耳韓安國不能

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琱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羲之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叙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内史後峻誓墳塋捐棄圭組曲水蘭亭自為之叙黄長睿東觀

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脩禊禮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為之叙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為護軍八年羲之遺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王述為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

稽内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别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去郡於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為永和九年其時為會稽内史無可疑者晉傳旣脱略羊欣王師乾輩所記皆舛黄長睿號該洽嘗跋右軍𡚒破羌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有不可觧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没於穆帝五年辛酉以此推之右

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山遂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云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義之傳為會稽内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升平四年為桓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為僕射而永和八年為尚書僕射者謝尚也以尚為安乃傳之誤李蒙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歳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歴代孤絶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畧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畫賛太史箴蘭亭集叙告誓文並代俗所傳真得絶致者也寫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畫賛則意渉瓌奇太師箴又縱横奇折黄庭經則怡懌虛無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注想流波將貽嘽嗳

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孫過庭書譜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法書苑

山谷游荆州得右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

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顔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氣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東坡墨蹟後

王著臨蘭亭叙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極妙同時稱善用筆使胷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

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史稱張長史雖姿性顛逸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書周子發帖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廻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鋩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

鍔此不傳之妙也淡墨研銘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遒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也東坡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羨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人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燕湖縣徑行到吉祥寺魯直題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藏鋒筆中意

在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跋絳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寛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賛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款科斗文結密而無閒如焦山崩崖瘞隺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臣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

雖難於為俗學者言要歸必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青黃皂白亦自爛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已上山谷一本云東坡云云此確論也余申之曰結密無間瘞隺銘近之寛綽而有餘

蘭亭近之已上山谷

蘭亭考十

詠賛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聞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羊欣筆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轉輪無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其一元章云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

三春啟羣品一作迹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

濆寥朗一作闃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鄰

其二御府本及陸東之本鄰作新又有作親字第一卷此詩無前二句

猗撫二三子莫非齊所託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爲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　其三

鑑明去塵垢止則鄙悋生體之固未易三𣩵解天刑方

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所樂在一朝寄之齊千齡　其四

合散固有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曁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慷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其五法書要錄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韓潭州報澈上人詩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

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髙僧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和脩禊事愧無神筆走龍蛇又云欲學永和當日叙愧無奇筆紹前蹤又云一觴一詠無絲管恰似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俯仰為陳迹且學山陰祓禊杯又云會餘俯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顔

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
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歴中朱廸吳渭吳筠等三十
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賞有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
必用是事姚令威西溪叢語
華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亘古今等閒陳迹冠山陰
耳聞貞觀求真蹟眼見天章照茂林鐵限僧房迹未移
千通真草了無遺蘭亭墨妙何由見祇說蕭郎奉使時

山中父老尚能說蕭巽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不因醉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永和清閟堂楊伯時本

欒城山陰陳迹詩卧對郁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

注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喚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却到烏絲闌

山谷贈丘十四詩擁書環坐愛聰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身藏頴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

蘇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搨本得遺法字體變化人莫窺梭飛壁間勢屈矯劍出獄底光陸離可憐闕齧侵點畫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橅蘭亭叙後題云永徽去貞觀不逺得真為最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叙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彦逺記模不記紙要録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若求齊俗説紛緐那有是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談標書存馮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温無頼誰實真物日月

非虛志專乃一繡繰金鐍瑶機錦袚猗歟元章守之勿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鵞池誰不賞山隂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日懶拙翁米元暉跋於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航之北窗時雨霽風和窗明几淨披閲杜門為情良適觀貞觀脩禊序尤快人意也跋致柔定武本

圖契朴凋稱聖智萬古弃沉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

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畀野雉

退之強聒六藝踈見處纔能到姿媚丞相有金那得取

不與官家深自秘却因同好露心胸誤使蕭翼誇善詐

摸金何用置中郎温韜家有昭陵笥披沙但只取黄金

剔軸安能取故紙天章寶墉高嵯峨永著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蠟摸末已善本何辭萬金棄以上寶晋

真偽紛紛甚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槩今何在

却有人傳定武碑 李大異 跋游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於玉石不隨耶律入燕尚留定武此為異也臨紙三歎系之以詩英華最忌凋元氣骨槊神清袚禊詩蠹繭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鶩竟誰凝梓棺賻禭從英主玉石遲留肯裔夷今日中原隔荊棘摩挲墨本鬢成絲

昭陵忍死覓繭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練裙毀婢作夫人喪容止家雞野鶩知何似醜婦撫膺羞欲死

君家所藏脩禊字如錐畫沙夐無比定武長沙蛇蚓耳

王仲衡題袁氏本

河東薛紹彭勒唐搨硬黃本嘗賛其後云文陵不再啓古刻石已殘鋒鋩久自滅如出撥筆端臨池幾人誤詎識筆意完貞觀賜搨本尚或傳衣冠茲實兵火餘分泒非殊源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秘藏懼不廣模勒金石刋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儻護持何止敵璵璠

清閟堂本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本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樵石李公李師中也寶晉的聞云今在富鄭公子宿州使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詒龕置宣和殿壁或云睿思東閣後徙艮岳瑪瑙亭舊傳宮詞云瑪瑙亭根萬寶陳珠聯璧合鬬精神眇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也或說米寶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桑氏筆記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後來聞

竟使昭陵隱真蹟世間能悟知幾人墨本真傳意愈勤
有似春雲隱明月光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
有客携從大梁遠多言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蟬翼本
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媸妍老枯擫筆萬事嬾
忽見錦軸心凄然真行姿媚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
退之但作石鼓歌談笑譏訶換鵞手　新安羅頌

堂堂淮陰侯夫豈噲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亭祖
馮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端彦字美叔説

之字伯以公髦字武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七十八題

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亭面

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湍帶右天五字定真贋也陸游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已陳迹至今此紙尚如新 楊誠齋跋袁起巖本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季倫史

臣作此語無異居沽人君看蘭亭墨歲久迹豈陳當時本嬉戲後世乃見真我行適春暮及此禊飲辰墨池奏環玦書堂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情知金堂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去猶逡巡

昭陵永閟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爛然猶可喜六丁神物好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　環潤王容

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雲頭散

月照平湖雁影低拄杖負書尋遠寺倩童牽鹿渡深溪

今朝獨宿巖東院唯聽猿吟與鳥啼蕭翼宿雲門東客院

絶頂高峰路不分嵐煙長鎖綠苔紋獼猴推落臨崖石

打破下方遮月雲蕭翼留題雲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門作所謂拄杖負書者正訪蘭亭時也似孫題

世昌近於東墅閲高續古校書法書名畫方見此詩

及跋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清絶語故具載之

一麾東晉守八體入神書墨水傳遺蹟蘭亭表舊居掛冠高興逸坦腹舊床虛峻嶺崇山景依然想似初高祖之右軍祠堂

王龜齡會稽詩羣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永和一代風流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悟言一室許誰親相遇無非我輩人放浪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向艱辛

右軍書最珍此者以其草藁塗竄之餘初不用意而筆墨蕭散自有天然奇趣耳

無心工拙當閒暇信手縱橫盡伎能朱蠟縢摹猶若此
可憐真蹟殉昭陵　紹興戊午秋因觀畢氏所藏定武
舊石本為題前句河東薛仙季同
昭陵璽紙傳夢事脩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克携定武本
趙北復歎塵沙黄細看筆力自外出妙處畫裏藏鋒鋩
漢官威儀落眼界九鼎之重虞窺攘暗中摸索辨真贋
蔀屋猶有千丈光麴車道逢我所嗜流涎顧視裾淋浪
祈公分貺我一本小儒不顧尚書郎　頃在建康少董

寳此凡三本是時已作此語及過臨安少董竟以一本為貺暇日每過書堂又觀此善最因書前詩以繼其後

康山田秀實

生涯寄簞瓢嗜古成傳癖胷𦘕萬卷書禊帖究所出三百七十五異論溢編帙更相自戈矛又類相形色我昔識諸老高論聆侍側王筆貴藏鋒真贋辨金錫精神苟不具徒爾致研度搜訪諸賢語編類置丈室使我心豁然登山如有得忘意於斯文庶可益涓滴作詩謝來貺

持寄俟他日　趙台州彥衛倅台日長詩蘭亭二三帙

丙辰春因以詩扣之此其次韻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裘葛櫝瓊瑰彼烏紗而皂帶其慢言

似高其游言似詠機心舞於眉端蓋有與之偕來乎　李漢

老跋田務本家藏

蕭生取蘭亭圖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五